

从泉州古城到永宁卫

——海洋交通视野下的古代城池规划营建

汪 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齐晓瑾

摘要:泉州古城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相关重要历史建筑的研究结果,展现出汉唐至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该区域有序传承的脉络。泉州古城的空间格局和重要历史建筑的立向及其形制布局,受到了古天文学、易学、堪輿学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系统理解古代思想文化及相关技术融合的典型范例。绵延的海岸线也是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界面,泉州湾是辽东至广东沿海岸线上的重要海防区域之一,包括卫所城、营堡、关寨、巡检司等的永宁卫则构建成了与之关系密切的海防经略体系。泉州古城的沿革和永宁卫相关海防体系,展现出了中国古代城池与相关营建思想及技术的传承和创新以及多元文化在沿海地区的交融。

关键词:泉州古城;永宁卫;空间格局;文化交融;海防经略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ancient city of Quanzhou and it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buildings reveal the orderly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region from the Han, Tang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Quanzhou and the orientation and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its important historical buildings we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culture such as ancient astronomy, Yi J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K'an-yü (geomancy) serving as exemplary cases for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thought, culture,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The extensive coastline also served as an important interface for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Quanzhou Bay was one of the key coastal defense areas along the coastline from Liaodong to Guangdong, four categories of fortifications (guard city, camp, pass/barrier, and patrol post) together formed a closely related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of Yongning Guard.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Quanzhou and the related coastal defense system of Yongning Guard demonstra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urban construction thought and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 blend of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in coastal areas.

Keywords: Quanzhou city; Yongning Guard; Spacial layout; Cultural integration;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泉州古城作为泉州世界遗产的核心载体,其城池及重要历史建筑等,系统地展现出了汉唐至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序传承;宋元时期泉州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化形态,更是反映出多元的城市文明。泉州古城是行政民族宗教文化和海洋商贸的城与市,始于唐而兴盛于宋元,经明清延续至今的古城格局依然依稀可见;永宁卫是明代拱卫泉州城的外围城防体系,二者在选址、营建技术等方面有与传统思想文化相关的共通之处。明清时期沿海的海防体系建设中,永宁卫城是泉州区域内最重要的海防设施,关联建设包括城圈和城门及月台、城壕、城隍庙、文祠等,或可以认为其是泉州一个体系(汉至明清)四个阶段(汉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框架之下,展现或完善明清阶段城池相关规划营建情况的一个事例。

泉州古城坐西北向东南(唐五代以九日山为主山)转坐北向南(宋元明清时期以清源山为主山),永宁卫城坐东北向西南、中左所或坐东南向西北、峰尾古城坐南向北、崇武所坐北向南。以泉州古城、永宁卫所巡检司城等为例,是为了说明山水空间格局与城池选址规划和立向营建之间的关系。城池的选址,均与山形地势、江河湖海等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相关;而其立向,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极星、日影、磁针测向等传统思想文化、相关应用技术关系密切。

考古学研究以物质遗存为主要对象,但物质遗存背后必然有着其对应时代的思维体系。人类的行为、观念与物质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其所对应时代有关秩序、类别的观念即是物质遗存背后的因素,也是考古学阐释解明的对象。因此,拟从“海洋交通视野下的古代城池规划营建”入手,从城市格局和重要建筑(包含遗址)两个角度来谈相关问题。

一、泉州古城的规划营建

武周久视元年(700年)置武荣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晚唐五代时期

的泉州城罗城与子城共存,五代时期还修缮、扩建过罗城。南宋时期的泉州,因南外宗正司迁移至此而成为赵宋皇家宗室的坚强后盾,又因泉州市舶司带来的商贸之利而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

以泉州开元寺为规划原点的泉州古城,内含着诸多与古天文学、易学、堪舆学等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相关的因素。泉州开元寺大殿“桑莲法界”(以下略为“殿”)的立向为“立极”,“殿”和“镇国塔”“仁寿塔”共同构成了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的“殿塔缝针”系统,唐宋泉州罗城“释六俗一”城门形制中的“释六”以“殿”为中心等,都隐含着泉州古城乃是一座“光明之城”的文化内涵,并体现了人类对无量光、无限寿的终极追求^①。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传统思想文化及与之关联的科学技术方法成为泉州世界遗产大部分遗产点之间内在的纽带。其中,最直观的因素就是形制布局、选址和立向。泉州古城相关遗产点中,泉州开元寺既是泉州的璇玑,也是泉州的太阳和“殿塔缝针”的所在地,还是泉州的罗城垣局之穴、唐宋泉州城七座城门中“释六”的中心;泉州府文庙是现存规模较大的州府文庙建筑群,其范围内除了文庙和学宫之外,还保留有多座名贤祠,以及记载历代礼制改革、空间整治的石碑,“左学右宫”的立向或与泉州区域内的地盘子午线(人盘子癸缝线)相关,再建时的坐向或遵循了“地道右旋”的原则;泉州天后宫自宋代以来,随着妈祖的册封神格几次提升经历相应改扩建,与泉州天后宫北墙北侧考古调查结果对照,推测其东廊、西廊和现有正殿三种不同的方向反映出了再建时其坐向或因“天道左旋”的原则而略微调整^②;泉州真武庙的立向或亦在“殿塔缝针”体系内,或为青龙作案的格局;德济门始建于南宋,位于以临漳门为圆心、到仁凤门为半径的圆周与朝天门—崇阳门连线的交点上;泉州南外宗正司主建筑的立向,既有与“殿”一致的极星方向,也有与“殿塔缝针”相关的天盘缝针方向,显

示出其建筑级别甚高；泉州市舶司的立向或与地盘乾亥缝线相关，位居泉州古城的坤位，尽收海洋商贸之利；九日山、紫帽山、六胜塔与分别位于“殿塔缝针”等边三角形中心经三个顶点的延长线上，并与仙公山、清源山等共同构成拱卫泉州古城的层层关锁，清源山和紫帽山又分别为泉州古城的左辅右弼，六胜塔和万寿塔还是引领方向和照亮归途的灯塔；九日山—晋江—金鸡桥一线为宋代泉州名胜^③，留下有宋元时期游览、祈风的石刻；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分别维护洛阳江、晋江、安海港水口，架构整合出促进闽南区域经济便利互动的交通网，从繁荣的海洋经济中获得共赢。

泉州开元寺“桑莲法界”“殿塔缝针”，唐宋泉州城“释六俗一”的城门形制，泉州府文庙、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的立向等，与极星定向、用日影观测测算时间测量距离、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科学技术或方法，体现出了战汉至晚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四个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首次提出阐释中国和平发展的“四观”，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表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关系。泉州古城的规划营建，展现出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法天象地、和谐共存等思想观念，所内含的丰富厚重的信息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永宁卫的海防经略与城池规划营建

绵延的海岸线一直是海上贸易和交流的重要界面，明代东亚海域的发展变迁较为剧烈，明初的海防就凸显成为海疆政策的枢纽。洪武时期，建立了从广东的辽东的沿海防卫体系，包括沿海的卫、守御千户所、巡检司、营、水寨、烽墩等^④，

其中在福建地区建成卫城4座、千户所城14座、巡检司城37座^⑤。明初创建卫所城之时，周长一般是卫城约800丈、千户所城在500至600丈、巡检司城约150丈，城高在1丈5尺至2丈间，多用石砌成^⑥。

永宁因地处海湾水澳地带，唐宋间亦称“水湾”“水澳”，南宋时为防海患在此建立“永宁寨”，永宁由此得名。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永宁卫，属福建都司，治所在永宁（今福建石狮市永宁镇）。永宁卫除了管辖本卫属下的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外，还统管崇武所、福全所、金门所、高浦所、中左所（厦门城遗址），共计10个守御千户所，并联系海上水寨、陆上寨隘和烽火燧，构成立体的防御体系。此外，永宁卫还辖有16个巡检司和12个烽燧。除了保卫地方，福建的沿海卫所还发挥着打击民间通番走私活动的职能。

嘉靖年间，永宁卫城曾两次被攻陷。明末清初，崇武、永宁等沿海战略要地，成为清军与郑军反复争夺的据点。清初，清廷接管了明代的卫所，以其下设的堡寨为各个戍守驻地。

（一）泉州湾的海防经略

泉州港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安平港，泉州湾包括梧宅、后渚、蚶江、石湖等。整个大泉州的空间格局，或可再添加崇武、峰尾等相关释读，并构建或复原泉州（明代）海防相关空间格局及海港变化（逐渐南移）的原因、历史沿革脉络。

永宁卫位于五虎山以南向南凸入深沪湾北部的半岛南部，坐东北向西南；崇武古城位于惠安大坪山向东南的余脉伸入大海的半岛南端，坐北向南；峰尾古城则位于涂岭镇向东南伸入湄洲湾的半岛中部，坐南向北；中左所（厦门城遗址）则位于南普陀寺所在山丘的西北近海处，或坐东南向西北。永宁卫与崇武所城、福全所均在所在半岛的前突出部，中左所城或冲着西北的航道，而峰尾巡检司城则位处惠安北侧的关键节点。高浦所城位于白鹤山支脉向东南沿海中延伸的突出部。“夫卫、所、司、寨之设，所以固边防而安心

腹也。其势则相联络，其职则相统摄。”^⑦文献中有“控扼海湾”“犄角相望”的描述。永宁卫与同安、惠安等5个守御千户所以及海上水寨、陆上寨隘和烽火燧等，构成了拱卫泉州门户的立体防御体系^⑧。

1. 永宁卫与中开坊的石头

《读史方輿纪要》载：“永宁卫。府东南六十里。宋乾道八年置水澳寨，元为永宁寨，洪武二十年改建今卫。二十七年以卫滨海，乃筑城以备倭。周不及五里，领守御千户所五。”^⑨《八闽通志》载：

“洪武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以卫在濒海，宜备倭寇，乃遣泉州卫指挥金事童鼎，率兵校相地，筑城于此。周围八百七十五丈，基广一丈五尺，高二丈一尺，为窝铺凡三十有一，为门凡五：南曰金鳌，北曰玉泉，东曰海宁、曰东瀛，西曰永清，各建楼其上。城外有濠，广一丈六尺，间碍大石，深浅不同，濠水或时涸。”^⑩“基广”小于“高”6尺，若按照城墙宽、高1:1的比例计算，可推测城墙出地面后墙体两侧或各宽出基槽约3尺。

“永乐十五年（1417年）都指挥谷祥增高城垣三尺，门各增筑月城。正统八年（1443年）都指挥刘亮、同知钱铭于各门增置敌台。”^⑪增筑的“城垣”，与城墙上部女墙的关系，敌台与各门的位置关系等，都有待明确。

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宁卫城在迁海中被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永宁卫城被部分修复，西街得到重建，并在清代民国成为航运商号聚集的商贸中心^⑫。

永宁城的中心点为中开坊十字街口，有由此直通五座城门的街道。中开坊旁的“赵帅府”庙中有块拜石，传说是当年江夏侯建城时安置罗盘之所，也即建城所用测量基点。中开坊的拜石位置或与相关建筑所用测量系关系密切，在明确区域内磁偏角的前提下，“复盘”模拟当时使用罗盘的情况以解明其罗盘指针所对位置及其与周边山形地势的关系等，再确认与壬子或子午的何者相关，即确定了当时永宁卫的“北”、子癸缝线、骑缝线等之后，才能切入探讨建筑等级规格、相

互间关系、关联古墓葬等问题。永宁卫的建设明确与磁针测向相关，或即因山形地势所限而因地制宜之闽派特色。相关山脊走向，再加上明确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万寿塔立向实测数据是否与日影9度线有关之后，即可解明其是否与泉州的测绘体系相关。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出土有外底墨书“江夏/绍口年”的瓷器残底^⑬，“江夏”为黄氏总堂号，泉州紫云衍派始祖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舍园建泉州开元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修建惠安崇武卫城。传说破泉州“天子穴”的周德兴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江夏”侯，或许也算是“江夏”与泉州在冥冥中的一种巧合。“剖腹街”破坏永宁的风水的说法^⑭，或因该街与当地当时测量系下的骑缝线相关。

关于永宁卫与泉州城空间格局的关系，笔者曾在概述泉州城空间格局时提及泉州的江南片区至永宁卫，并将该区域再细分为4个小区域：

“复船东金鸡，石笋向安福。乌石灵源棹，九十九溪漫。灵源毓灵水，富美向葛草。灵秀迤宝盖，万寿庇永宁。”^⑮在此略详解如下：

“复船东金鸡，石笋向安福”，《輿地纪胜》中有“金鸡渡/山”“石筍”，江南片区北半即霞美区域，南宋文献中有海潮上行至金鸡的记载，石笋桥至安福寺再到凌霄塔是泉州城与紫帽山东部区域交通路线上的重要节点，该区域内有南渠。

“乌石灵源棹，九十九溪漫”，是说江南片区南半、晋江池店至磁灶，位于乌石周边、灵源山以北，漫布着九十九溪。

“灵源毓灵水，富美向葛草”，是指灵源山至灵秀山区域。灵源山溪涧之山水绕灵水村，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富美宫碑文中有“坐向清源，来龙向葛草山”。“葛草山”或即《紫帽乌山记》中的“结草山”^⑯，在灵秀山南麓；明清时期的泉州城以清源山为镇山，与唐代以九日山为镇山有异。

“灵秀迤宝盖，万寿庇永宁”，是指灵秀山至南海一带，灵秀山向东南斜着绵延不断有宝盖山，宝盖上的万寿塔即关锁塔（又名姑嫂塔），加持永

宁卫庇护一方平安。

2.中左所(厦门城)、福全所、崇武古城、高浦所城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筑厦门城,移永宁卫中、左二千户所驻厦门,设中左守御千户所,地仍属同安。南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清军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攻占厦门,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翌年设立台(湾)厦(门)兵备道。中左所的出现,进一步完备了泉州区域的海防经略。

福全所相关材料甚少,据《海防考》载:“为番船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

崇武古城位处东海、南海的分界线,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评述“泉郡最险要宜防之地”有三,崇武“正当泉之上游,海寇入犯,首当其冲……国初设寨于此,最为远虑”。

高浦所城在同安县十四都安仁里,古称“鹤浦”,是白鹤山支脉向东南沿海中延伸的突出部。

“高浦”顾名思义浦之高地也,《泉州府舆图说》称其东南城墙外是滩涂,潮涨则没,潮退泥泞,敌人难以进攻。

3.峰尾古城(巡检司)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在县东北四十余里,旧名沙格巡检司。……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改置峰尾村”^①,该司应是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从县北忠恕乡十都沙格迁移至县东北四十余里忠恕乡八都峰尾村,改名峰尾巡检司。

《闽书》中记峰尾村“北障沙格,南距黄崎,倚于兴化吉了,沧州岛屿盗船多泊于此,兵船番汛焉,左支一潮入于枫亭、黄崎,对峙如门,而辋川居其内,诸商所集地也。”^②

峰尾古城的城圈、城内外道路体系、外壕及内排水系统等,或可基本复原,北门为内瓮城(因地制宜,北高南低,内瓮城更宜防守,北侧外门略偏东,南侧内门稍偏西),西门需要明确是否仅有水门,南门旁有贞节牌坊,是否还有角楼尚待考察研究。城内尚存有清、民国时期的建筑物,或有宗教活动场所。另外,烟墩山与城的连

结方式、山城的筑城技术等都有待开展综合研究,或亦可与沿江的无锡阖闾城、镇江铁瓮城、南京石头城、合川钓鱼城等内陆沿河临江城址进行比较并梳理出沿海城址的特色。

(二)永宁卫城肌理中的文化交融

永宁卫城形如鳌鱼,本地传说中街巷构成犹如鳌鱼背上的纹路,故又称鳌城。除中心十字街外,大多数街巷呈丁字形,在丁字路口处多为宫庙(表一)。在城内地势较高处,分布了永宁卫城内几处重要宫庙,其中有五座庙被称为“永宁五大庙”,分别是城隍庙、慈航宫(观音)、天妃宫、泰山夫人宫和莺山娘家宫。本地文史学者根据近年来的走访,记录永宁卫城按照“五门城头”划分为三十二铺,其中西门铺的数量达到13个,小东门铺4,南门、大东门、北门各5铺,各铺都拥有保护神^③。

宫庙是在历史变迁中相对稳定的纪念性场所,为不同时空中作为宫庙支持网络的多元人群留下记录。卫所的营建伴随着人群的迁移和聚集,除卫所移民之外,还有水上居民登籍^④。永宁卫城中部分宫庙中供奉的神明,或与明代卫所移民密切相关,如碧霞元君、真武大帝、平浪侯(晏公)、城隍神等^⑤。由卫所设立的永宁城隍庙始建于洪武年间,原规模仅限后殿,清道光、光绪年两次扩建,其中光绪年间的整修由菲律宾乡侨主要捐资。清代,永宁城隍成为永宁外迁移民的最重要保护神,在鹿港、台南以及泰国未卡、新加坡等地有众多分灵庙宇,在永宁城中也逐渐成为信仰的中心,是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⑥。而属于小东门、南门两座城门头的慈航庙、鳌南天妃宫,或与海上人群有着密切的关系^⑦。《晋江县志·海防志》记载:“永乐四年,命丰臣侯李彬等沿海捕倭,招岛人、蟹户、贾竖、渔丁为兵”^⑧,可见明初的军事制度为水上居民提供了转换身份为兵的机会,而这些以海为业的人群也是明清泉州海上事业的主力^⑨。清代海澄、漳浦一带的道教科仪《安船酌献科》^⑩中记载,自海澄北行至浙江、江苏、天津的“上北”航线上,船民航行至晋江

表一 永宁卫城主要祠庙分布

	宫庙名称	始建时间	奉祀主神	所属“城门头”	备注
永宁五大庙	永宁城隍庙	明洪武二十年 (1387年)	永宁城隍忠祐侯		轴线南偏西15度,八闽通志记载其“在卫治东南”
	慈航庙(中亭观音宫)	(传)隋代	观音	小东门	
	莺山娘娘宫	明洪武年间		西门	
	泰山夫人宫	明代	碧霞元君	大东门	
	鳌南天妃宫	(传)宋代	妈祖	南门	兼城头庙与“五大庙”之一
城头庙	临水宫		临水夫人	大东门	
	玄坛宫	明代	赵公明	小东门	
	晏公宫	明代	晏公(水神)	西门	
	真武庙	明代	真武	北门	
其他	赵帅府	明代	赵公明	“中开坊”	拜石所在
	徽国文公祠	明代	朱熹		

(含今天的石狮)需祭拜“围头妈祖、永宁天妃、松系(祥芝)土地、大队(坠)妈祖”,“永宁天妃”即鳌南天妃宫中供奉的主神。

庙宇的营建与祭祀主持,在历史时期是东南沿海地区典型的公共事业。从永宁卫城中的宫庙分布,可以看到城池与公共建筑的兴建和命名是重要的人文过程,关于方位的知识经由人文过程在官方和不同人群中得以传播、共享和共存。

三、结语

泉州古城的空间格局和规划营建,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承有序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规划思想理念和方法,是中华人文思想文化和自然山川地理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和科学技术结合的综合展现,可谓神工鬼斧、宛若天成。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在泉州古城与永宁卫的海防经略中也有所展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区别之一就是连续性,在认识自身文化中有“迷信”成分的同时学习其他文化的“科学性”而不断创新,兼收并蓄以共同发展也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连绵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和平共存也与农耕文化的未雨绸缪理念相关,不同的人群及

相关力量得以在一个包容性的体系下找到自身的位置。

注 释:

① 汪勃、范东日:《泉州城相地选址和重要建筑中轴线及相关测绘系统刍议》,林瀚、傅恩凤、汪勃:《衙子罗翼、营建有序——唐宋泉州城沿革浅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编:《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6~57、127~137页;汪勃、梁源:《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3期;汪勃、梁源:《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及重要建筑的营建》,《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本文以下所用上述文章的内容,不再加注。

② 再建或重建的建筑物,原“定中”位置或基本不变,而按照“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基准规范略微旋转中轴线(立向)的现象。因中轴线的“旋”转方式和角度与相关建筑的性质和沿革相关,体现的是建筑中轴线的“旋”转情况与其沿革(时间)的关系,或故可将之理解为是“旋(空间上的立向,从规划到营建的节点)与宙(时间)”的关系。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泉州天后宫北侧遗址等重要建筑遗存中,均发现相关建筑的沿革中有调整中轴线“旋与宙”的现象,该现象在中国历史时期建筑遗存中多有体现。

③ 《舆地纪胜》中记载泉州谯楼建造时的上梁文有“清源紫帽素标图牒之传,石筍金鸡屣履衣冠之盛,水陆据七

(下转第169页)

⑫ 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78年第3期;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原文物》1978年第4期;安金槐:《河南原始瓷器的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

⑬ 孙新民、孙锦:《河南地区出土原始瓷的初步研究》,《东方博物》2008年第4期。

⑭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文物出版社,2001年;安金槐:《试论洛阳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载其著:《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4—329页。

⑮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李科友、彭适凡:《略论江西吴城商代原始瓷器》,《文物》1975年第7期。

⑯ 陈铁梅、[美]Rapp G. Jr.、荆志淳等:《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⑰ 王昌燧:《科技考古掠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63页。

⑱ 王昌燧:《科技考古进展》,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⑲ 牛世山:《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来源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

⑳ 郑建明:《先秦时期出土原始瓷概述》,秦伟主编:《原始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㉑ 卢建国:《商周瓷器烧造地区再探讨》,《文博》1993年第6期。

(责任编辑:龙雨瑶)

(上接第138页)

闽之会,梯航通九译之重。”(南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表:《舆地纪胜》(卷一三〇)《泉州》,四川大学出版社,第6541页。

④ 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⑤ 郑欣:《明初福建城池建设及其特点与成因》,《闽江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⑥ 徐泓:《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暨大校报》1999年第3期。

⑦ (明)洪受:《沧海纪遗》建置之纪二,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⑧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宁镇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35、291~293页。

⑨ (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第4540~4541页。

⑩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一三)《地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⑪ (清)周学增、尤逊恭等纂:《晋江县志》(卷五)《海防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⑫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永宁镇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31~39页。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编著:《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6页。

⑭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宁镇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441页。

⑯ 见淮佑“泉州五县山水图”,《紫帽乌山记》,晋江图书馆藏。

⑰ (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4541页。

⑱ (明)何乔远著:《闽书》(卷四〇)《扞圉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1页。

⑲ 沈喆莹:《建筑现象学下的福建省永宁卫传统聚落民间信仰空间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⑳ 蒋楠:《泉州平原的开发与水上居民的定居》,《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㉑ 碧霞元君即泰山夫人,其信仰于明中叶后盛于华北,亦见于大运河与江南运河沿线,而在闽南少见;晏公信仰兴起于江西,于明代获敕封“平浪侯”,成为分布全国的准官方信仰,但闽南少见;真武信仰由于皇家推崇在明代达到鼎盛,在辽东区域的卫所中普遍分布。

② 安溪城隍庙、石狮城隍庙与之有相似之处,规模宏大,获得海内外华侨广泛资助。

③ 双屿岛在1548年被明军攻克之前,岛上即分布着天妃宫十余间,见朱纨:《鹭余杂集》卷二《捷报擒斩元凶荡平巢穴以靖海道事》,第40页。转引自廖大珂:《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文史哲》2009年第2期。

④ (清)周学增、尤逊恭等纂:《晋江县志》(卷五)《海防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⑤ 蒋楠:《泉州平原的开发与水上居民的定居》,《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⑥ 相关科仪书藏于大英博物馆,转引自《永宁镇志》,第81页。

(责任编辑:张微)